

# 《物质生活》之《HI，上铺兄弟》

刘志钊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1963年生人，现居大连。曾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职业作家、编剧、导演。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盛世华衣》、《物质生活》。电视连续剧（编剧）：《诺尔曼&#8226;白求恩》、《盛世华衣》。电影（编剧）：《鲁迅》、《大道如天》。电影（编剧、导演）《跟鱼无关》、《擦肩而过》。

《物质生活》

（故事梗概）

商业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和平盛世的《乱世佳人》。

二十一世纪《情人的礼物》，中国版《挪威森林》和《1Q84》。

通过闲云野鹤的天才诗人韩若东（寒西），在物质生活中的

挣扎与沉沦、泯灭与重生，讲述了商业时代的一曲爱情挽歌与旷世绝恋。

韩若东是乔万里老师的得意门生，读大三时他与老师女儿乔其深深相爱。老师坚决反对女儿将一生托付给远离物质生活的诗人，并有意将她许配另一得意门生蒋运满。韩若东一气之下辍学去了南方，做起了行吟诗人。当乔其得知诗人行踪，毅然决然离家与诗人私奔。两年后，因无法忍受韩若东天马行空的诗人生活，乔其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乡，嫁给了大款商人蒋运满。多年以后，终于向生活妥协的诗人韩若东也成了面目皆非的大款商人。可是，他对乔其的爱情虽然有增无减，却因彻底远离了诗意生活而痛不欲生。一直被韩若东视如生父的乔万里老师，因患绝症而即将告别人世。当师生聚首、恋人重逢，一场悲欣交集的戏剧似乎才刚刚启幕。直到此时，乔氏父女才深切意识到，整个国家、社会、时代、个人都已深深地浸染了商业的油腻，到处都寻不见诗意和灵魂，只有浮躁，没有静心。而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韩若东，正是商业社会借父女之手，塑造完成的一个惨不忍睹的[物质生活]标本，他们与社会合力绞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寒西……

情何以堪？

《物质生活》曾在十一年前的《收获》杂志（2000年第一期）刊登过简缩本（约12万字），引起强烈反响。后因作者忙于影视创作，迟迟未能出单行本。鉴于多年来网上越来越多的读者不绝如缕地呼唤单行本的出版，作者在近几年时间里认真修改完成了该书三部曲：

第一部：《HI，上铺兄弟》；

第二部：《情人的礼物》；

第三部：《等有了钱》。

本书将作为一份情人节厚礼，献给新世纪所有恋人——

在万头攒动的街头

我寻找着给你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

因为我很穷，并且

很爱你

——寒西《情人的礼物》

什么时候才会融化？

让我像糖一样融化，

坍塌在你白玉的脚下？

什么时候才能打开？

让幸福像门一样打开，

所有喜悦的飞鸟不请自来？

啊，究竟什么时候，

能将世上所有你喜欢的东西都买回家？

什么时候能让你真的无所惧怕？

什么时候能天天看你微笑，

什么时候我也会泪如雨下……

——寒西《物质生活》

本书是以村上春树和杜拉斯般灵异的笔致，书写中国式《1Q84》和《挪威的森林》故事，因而兼有细节的诗化与音乐性，及整体的传奇化与戏剧性。叙事特点是通过东方的道禅精神与西方戏剧结构的完美结合，探讨近半个世纪中国喜剧经验的悲剧深度，用以回答诸多国外友人经常提出的问题：中国到底怎么了？迅速繁荣起来的中国为什么会诗意殆尽？进而让世人知道：中国的戏剧性变化究竟从何而来。

致 CHERIE

诗人啊，

天晚了，

你的头发也渐渐白了。

在这向晚的钟声里，

你可听见来生的消息？

——泰戈尔

## 目 次

### 序 幕

第一章 沙家有女初长成（5）

第二章 冰海沉船或冰山一角（11）



第三章 女儿，你究竟要干嘛（17）

第四章 《春游》（27）

第五章 游进去，你就能活（32）

第一部

第一章 205 寝室（43）

第二章 叹息与颤栗（49）

第三章 行走的鸟（55）

第四章 乔老爷光临寒舍（62）

第五章 不食人间烟火（68）

第二部

第六章 包法利夫人（76）

第七章 全金属外壳（84）

第八章 情书（90）

第九章 绝望之为虚妄（97）

第十章 如影随形（103）

第十一章 穷追不舍（110）

第十二章 诺斯特罗莫（118）

第十三章 Silence!（126）

第十四章 阿波弗里达斯（135）

第三部

第十五章 图书馆的乔其（144）

第十六章 游进去 OR 游回去（154）

第十七章 晕堂子（161）

第十八章 诗人之死（169）

第十九章 贵族之家（176）

第二十章 子薇何处（185）

第二十一章 两条鱼（193）

第二十二章 老船长与《局外人》（201）

第二十三章 爱玛也是局外人吗？（210）

第二十四章 老船长的回信（219）

第四部

第二十五章 一条鱼的乐趣（229）

第二十六章 26 栋 A 座 (238)

第二十七章 奶奶 (244)

第二十八章 《月光》 (252)

第二十九章 partie de dimanche (258)

第三十章 是你在坟上挖掘吗? (266)

第三十一章 躺倒在地的板凳 (273)

第五部

第三十二章 下雪了 (281)

第三十三章 教堂 (291)

第三十四章 新年舞会 (300)

第三十五章 《傅雷家书》 (310)

序幕

(2011年夏天)

我对陶罐上的鱼说：

游进去，你就能活。

——寒山寺

第一章 沙家有女初长成



[沙岗，你是个百分之百的失败者。至少是个与社会严重脱节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你就像一节脱了轨的列车，再也跑不远了，你已经栽得鼻青脸肿，七零八落……请先听我把话说完行吗？然后再反驳我……这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若干年了，不吐不快。你不希望你女儿在去蓝城报到的路上就一命呜呼吧？或者在蓝大四年读书期间，因为对你放心不下而无心学业，茶饭不思，肝肠寸断吧？]

[不想，]我摇头，[当然不想。]

我无比震惊地望着眼前的女儿，感觉她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她说话的声音都是颤的，直喘。我说你能不能坐下来，慢慢说，宝贝女儿？可她偏要站着说。我望着她那张像刚参加完动漫派对的一张脸，化着滑稽的浓妆，完全认不出。我含辛茹苦将她养大成人，仿佛就为了看她像个陌生人往我眼前一站，形容模糊，远隔万水千山。

她突然就变了，俨然换了个人。

不，不是俨然。就是。她就是另外一个女人的翻版。

那个女人就是她已故的母亲。我前妻艾可加。

这是在接到蓝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晚上，女儿主动打破我们父女俩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冷战，骤然间推开我房间的门，说沙岗，咱们得好好谈谈啦。按惯例知道，只要不叫老爸，而是直呼其名，就说明这丫头心里还在飞沙走石。看得出来，她尽量想做到心平气和地说这番话。可是不行，她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暗中起着难以抗拒的作用。这个我很清楚。人可以从外部用力，轻而易举改变表层的一切，诸如服饰、表情、手势和发型什么的，可就是奈何不得来自内部的角力。内部永远占大头儿。而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女儿怎么会懂这个？

因此，这次我们父女俩的交火看来要比她刚填完志愿那天的情势还要激烈。如果我把持不住自己，必将是硝烟弥漫，两败俱伤。

所以，我决定努力保持沉默。

想不到，这次谈话的主题竟然完全彻底转移到我的身上。

女儿发出严厉而无情的质问：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大时代里，一个像我这样的中年男人究竟应不应该上劲，应不应该在尚未过半百的年龄就激流勇退，心甘情愿不思进取地度过平庸的后半生？[你是不是早就打算好了，就准备把自己的后半辈子埋在这座南方小城，任其腐烂啊？]她讲话的语速极快，根本不给我插嘴的空档儿。

[但问题是，你老爸后面的人生还够得上一半吗？]我看着女儿，在心里嘀咕说，[你也太高估老爸的寿路了吧？我看充其量也就剩下三分之一罢了。我只想没病没灾随心所欲地再活上十年……]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她一针见血地洞察了我的心理活动。这点她跟她母亲艾可加一样冰雪聪明，而又霸气十足。[一半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我强调后半生，是希望眼下能成为你人生的一个拐点。跟时间的长短无关，它可能是五十年，也可能只有五十天，但必须是与过去的四十八年完全不同的。是重打鼓另开张的才行，那才叫后半生，否则就是浑浑噩噩，不分前后左右的一生。]

最后的话题当然又落在让我赶紧再找个女人结婚上。

我三十岁那年才有了女儿沙非。

当时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北方海滨蓝城。女儿四岁的时候，她母亲艾可加终因嫌我无力为她提供丰富光鲜的物质生活——在她看来那是幸福的最基本保障——而正式向我提出离婚。

[我等了整整五年，给了你充分施展自己的机会。再等下去我就老了，希望你能理解沙岗。]可加当年的这句话至今还时不时在我梦里梦外萦绕。离婚后，女儿沙非跟母亲生活，公开的理由同她母亲提出离婚的请求如出一辙：我沙岗因不务正业，自顾不暇，而无法使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当然，还有一个不便公开的秘密使女儿究竟跟谁过这个问题不带半点悬念——沙非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她是

可加跟别的男人怀的孩子。

但这个秘密只有我和可加两个人知道。

离婚后，我独自一人离开北方蓝城，回到南方故乡 G 城，无所事事，东游西逛了几年。2000 年金秋十月，我最后一次回蓝城参加母校蓝大的八十周年庆典，那也是最后一次见前妻艾可加。她在医院的急救病房将我叫到临终的床前，泪流满面地请求我看在夫妻一场的情份上，替她收养女儿沙非，并向她保证要永远对女儿好，爱她，呵护她，直到她长大成人。我欣然应允。随后，可加又提出另外两个条件，第一是，永远不要让女儿知道她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第二，永远不要带她回蓝城。我都一一答应了。可最后我心如刀割地说，你总得让我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吧？这也是我离婚前努力想弄清楚的一个谜案。但最终可加到底还是守口如瓶，只字未露。她的理由是，告诉了我，就等于告诉了女儿，因为她也许迟早都要追究这个问题。

我带着女儿回到 G 城那年她正好八岁，已经开始上小学二年级了。整整十一年以来，我与她相依为命，并真正将其视如己出，父女俩的感情应该说是大大超过了她母亲艾可加临终前的预

期。我从来都没舍得恶声恶气地申斥过她。直到 2011 年夏天这次高考的到来。

6 月 6 日早晨 7 点 45 分，陪她进入考场那天，我站在校门对过一棵郁郁葱葱的桂花树下面，望着酷似我前妻艾可加的那个女孩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背影，眼里噙着难以抑制的泪水，冲着北方的天空呼出一口长气。心说：[可加，我终于可以向你交差啦！]

可是我想错了。

这次高考的结果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场始料不及的风暴。

它彻底摧毁了我多年来所努力维系和营造的内心平衡，也蓦然打破了我们父女俩十几年如一日的和谐之境。

女儿参加高考，原本没有任何可担心的。亦即是说，她考上国内一流顶尖大学的可能性极大，几乎没什么悬念。这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早已达成的共识。她在读的师大附中是省内最有名的重点高中，而进入总复习阶段以后，几次模拟考试中她都没出过全校前五名。

她的复习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稳扎稳打，胜券在握。

而我更担心的则是女儿的身体。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她的备考已呈疯狂之势。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午夜之前从来没有熄灯的时候。有时困得实在不行，就趴在书桌上小憩一下，随后冲个冷水浴，再一气杀到天明。有多少次都是我半夜醒来强行熄掉她的台灯，连推带搯拉她到床上睡下。可是凌晨的时候，我又给她房间里传来的音乐声吵醒。最后那段时间她已经完全离不开音乐了，悲愤交加的贝多芬，外加柔肠百转的周杰伦。

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安。

就差头悬梁锥刺骨了。

[差不多行了，女儿。咱不能这么拼命。]

[哪有你这样当爸的？人家都怕自己孩子不用功，想方设法为孩子鼓劲。你可倒好，尽扯后腿了。你到底还是不是我爸？]

[是不是你爸都不希望看着你崩溃。]

[你认为你女儿是玻璃做的吗？]

她瞪着那双贼溜溜的大眼睛盯我半天。

也怪我近来经常听师大的同事们说起某某备考的高三学生出了问题，小小年纪就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还有一个患了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每次听完我都不寒而栗。一个月前，女儿班上的一个男生因为下课铃已经响过十分钟了，讲台上的老师还在没完没了地布置大量作业，他突然就发疯地冲到台上去，紧紧卡住老师的脖子，差点把她掐死。问到那个男生后来的情况，女儿轻描淡写地说：[劝退。]



刚一进入高三，沙非就跟我宣布说：

[老爸，我只想去三个地方读书。]

[哪三个？]

[京沪港。]

[那不难，对你来说易如反掌。]

可是听她报出北大、复旦和港大三个校名之后，我就有些担心了。我劝她，乖女儿，不要太好高骛远，咱们只管耕耘莫问收获好吗？

她却不屑地朝我丢出四个字：[非我莫属！]

掷地有声。

第二天早上，我见那三个学校的名字分别被用红黄蓝三种颜色的彩笔写在了她写字桌上方的墙壁上，字体夸张，强劲，醒目。

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了沙非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忘记了她们之间并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在抚育女儿长大这十几年时间里，我始终以[与世无争淡泊功利]对她言传身教，我希望她能成功地避免做另外一个艾可加。可是渐渐地，我绝望地发现，后天的教育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先天的基因相抗衡。有时，我远远地凝视着她伏案疾书或仰头吟诵的背影，禁不住会在心里嘀咕这样一个令自己困扰不已的问题：

[这孩子到底像谁呢？]

当然有像她母亲的地方。可又不全像。她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儿。而我前妻可加活着的时候，却常常显得慵懒和过度贪图享乐，很少呈现她女儿身上这种锲而不舍的特质。当然，这个问题经常会引发我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而且，往事一旦加

入了猜忌的成分，就像在朝重新被揭开的伤口上撒盐，会带给我始料不及的痛楚。

我在师大教书。自从女儿考入附中以后，我就经常在学校等到她放学，然后穿过操场，守在与师大只有一墙之隔的附中门口，携女儿一起步行回家。最后这段时间我更是风雨不误，天天跟女儿同行。

我们的家离学校不远，步行要走三站地。可是仍然有许多师大的家长开车接送在附中读书的孩子。我没有车，因为买不起。我也不想贷款。女儿也只问过一次为什么，听说我不想，也就不再多问。

有一次，我们教研室的一个同事刚买了一辆国产车，银灰色的，路上碰见我和女儿正步行回家，非要搭我们一程。最后盛情难却，我跟女儿只好乖乖上车。因为同事是新手，所以车开得格外缓慢，比步行快不了多少，这正好供他一路上给我们细枝百叶地讲述那辆新车的各种性能。那股兴致勃勃的劲头，让人联想到一个初为人母的可爱女人滔滔不绝津津乐道自己的新生儿。我们父女俩坐在后排座上，除了我自己偶尔随声附和几句以外，女儿

始终一言不发,眼望窗外。

下了车以后,沙非突然就弯下腰去,蹲在马路旁边呕吐不止。

[晕车了。]我一边心疼地轻抚女儿后背,一边说。

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腰,擦了擦嘴说:[不,是恶心了。]

[还不是一回事。]

听我这样说,她竟咯咯嘎嘎笑起来。她的笑声让我想起她过世已经整整十一年的母亲,那是同一种风格的笑声,就好像有一双穿着高跟鞋的脚在快速爬楼梯,噔噔噔上去,一会儿又噔噔噔下来。

[那怎么能是一回事呢?]她收住了笑,随即面色有些吃紧地张了我一眼,[晕车是被车给忽悠了,恶心是被人给腻歪了。]

我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们家门前有一个人工湖，多年前给人承包了在里面养鱼。女儿似乎没有立刻回家的意思，而是挽着我的胳膊又在人工湖的周围遛了两圈。在此期间她仍旧一言不发。最后我憋不住了，扭头看了一眼女儿渐渐恢复了血色的脸，说：[要不，咱们也买辆车？]

[好啊，]她立刻喜笑颜开地在我面前立住，[买辆宝马或者路虎吧，至少也得是台凌志。千万可别拿刚才那种玩具车恶心我啊。我也是那种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泣，也不想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女孩。]

关于车的事情，从此就没再提过。

## 第二章 冰海沉船或冰山一角

### 1

这孩子打小起就体热，心火旺盛，喜欢没完没了地吃冰激凌。

有时候，我带她上街，在冰店门前一坐就是半天。她吃完了这样要那样。在她心目中，冰激凌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巧克力冰激凌，那是她的最爱。只要她想夸赞什么，她就会用小手一指：[巧克力冰激凌！]十五岁之前，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爸爸是巧克力冰激凌。]后来就不说了，大概渐渐想明白了老爸的本质。

进入高一，她就长得跟我一样高了。

高二的时候，她已经高出我一公分了。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姓名上方就无端地多出了两顶草帽，沙非被改成了[莎菲]。所有的教科书和作业本练习册上的签名都这么写，事先既没跟我商量，更没征得我这个做父亲的同意。她的名字是我给取的，沙非，既简单而又含义丰富，这些年我始终喜欢这名字，甚至与日俱增地喜欢。可是加上那两顶草帽，味道就变了。至于究竟改变了什么，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总之看着别扭，不舒服。

不自然。

那上边透着虚假的繁荣和长势。

令人不安，想想就心乱。

这还只是外在的变化。只能算冰山一角。我分明感觉有某种更加陌生而骇人的变化正在这女孩身体内部一日甚过一日地潜滋暗长。

随着高考的临近，我越来越发现，这孩子身上有某种与这个时代同步增长和流行的东西。在过去的十一年中，它始终藏而不露。也许因为太小，太稚嫩，她一直都没绽放出本质。现在它像一条冰海沉船般渐渐浮出水面，而且越来越同流合污，水涨船高。我一时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很坚硬，而且耐劳，就像长年累月在外面卖苦力的民工掌心上边磨出的老茧。她非但锲而不舍，简直是志在必得。

所以，她会评价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失败者]。

[你是一个与社会严重脱节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

[这丫头，怎么跟爸爸说话？]

我一边在心里抗议，一边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她说的没

错。

有天晚上从外面回来，我又为女儿买了一整箱[灰姑娘]牌巧克力冰激凌。那是我们省内最出名、亦即市价最高的冰激凌。除了单独留出一支想让女儿马上吃掉以外，其它那些我都放进了冰箱的冷冻层，估计足够她进考场之前慢慢享用的了。

想不到女儿轻轻咬了一小口，即刻便放下了。

[以后再别买这种东西了。]她用吃苹果的时候不小心吃到一只虫子的厌恶神情慢慢蠕动着好看的小嘴。[这东西让我反胃。]

[要不，去给你换另外的牌子？]

[不，冰饮之类的东西就到此为止吧。]她将一只手抚在胸前，[这里边现在已经够我受的了。]

[那里怎么了？你病啦？]

[别一惊一乍。]顿了片刻，又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听着懵懂，却又不便再问。

我感觉这段时间她从生理到心理都在发生着巨变。至于孰先孰后——是先由变化了的心理带动了生理，还是反过来由变化了的生理影响着心理，一时尚难以确定。这让我想起她妈妈刚怀上她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可加本来在海边长大，喜欢吃鱼，一如她女儿喜欢吃冰激凌。只要有一天食物里不沾腥味儿，她就受不了。哪怕是臭鱼烂虾都行。可是怀孕以后，她忽然就不能吃鱼了。非但不吃，连看也不行。望一眼鱼就反胃，邻家做鱼她闻见味儿，就会呕吐不止。

2

6月1日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给一阵浓烈的烟气熏醒了。我们家住二楼，夜里天热需要开窗睡觉。醒来后我第一个

反应是有什么人在楼下烧东西。也许是清洁工在烧垃圾、杂物、或树叶什么的，闻上去直呛鼻子。我恼火地打床上爬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女儿，希望她没有被呛人的烟气熏醒。我知道，临考前这最后一周的睡眠对她来说简直贵如黄金，多睡一分钟，就会使她在课堂上多一分专注。

可是，我发现女儿并不在她的房间里。

床上是空的。书桌前面也是空的。进而又发现，书桌上面以及旁边的书架上也几乎都是空的。人没了，那些备考的书籍也都不见了。

我忽地明白了什么。

奔到窗边，探头朝窗外后院一望，只见女儿正在楼下的草坪旁边烟熏火燎地烧书呢。浓烈的火苗照亮了她那张与晨光同样熹微的小脸儿，同时也吸引来三五个小区里早起晨练的老人站在近处看热闹。

我冲到后院，一把扯过女儿的胳膊。

[你疯了，这是干嘛？]

女儿则笑嘻嘻地望着我。

[老爸，你听说过每年高考一结束，每个学校的高三学生都集体撕书的事吧？那场面不怎么大快人心呢。我呢，不过想提前过过瘾。就这么回事儿。]说着，她用手指了指眼前的火堆，似在说火苗燃得还不够旺，她多少有点失望。我不由分说地扑过去，开始手忙脚乱地救火，同时央求身后那几个看热闹的老人帮忙。有人为我拿来一棵大扫把，我奋力拍打火堆，尽力从里面抢救出几本面目皆非的教课书和参考资料。拿在手里翻了一下，发现惨不忍睹，只好又扔下。

我听见女儿在我身后发出快慰的上楼梯式的笑声。

[臭丫头！]我愤怒地叫起来，[糊涂！还有一周呢……]

女儿的笑声消失了。

我回头一看，她人也不见了。

转瞬之间，她又重新出现在楼角，手里推着家里那辆自行车，身上穿着去年我在专卖店给她买的那套橘黄色的 ESPRIT 休闲淑

女装，笑吟吟地冲我说：[走啊，老爸，咱们郊游去。]

[干嘛，不上学了？]

[对，我的高考结束了，提前放自己大假。]

[可是……]

[没什么可是，6月6号那天上午我去参加考试就行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就行了。来吧，上车，我载你走。]

3

就这样，我们随心所欲尽情尽兴地玩了整整五天。女儿快乐得像个三岁孩子。她这个样子让我再次情不自禁地想起最初将她从北方带回到南方的日子，想起她母亲临终前不舍的眼神和给人

重压的嘱托。

[放心吧，老爸。该烧的都烧了，可是该记住的都在这里。]

她用一根手指抵住自己的太阳穴，字斟句酌地跟我说。

于是我也真就慢慢放松了。

然而，她没忘了跟我约法三章：在这五天时间里，绝对不许提高考的事；另外，我也不准去师大上班，她央求我往系里打电话，请他人代课；还有就是，这五天时间里我们都在外面吃饭，不准回家开火。我都一一照办了。我们像两个游手好闲的游客，吃遍了 G 城大大小小的特色餐馆。最后一天，我们还租车去了一百五十多公里外的[乐满地]游乐场，像两个真正的未成年儿童玩遍了场内所有娱乐设施。

从游乐场出来，她将亲手编织的一个草帽戴在我头上，前后左右为我拍了许多远近景不同的照片。回程的车上，筋疲力尽的女儿躺在我肩上睡着了。睡了至少有半个多小时。我望着女儿熟睡的面容，想象她一个人在京港沪三地的某一处四下游荡和悄悄

长大的情景，禁不住悲从中来。我顿时感到某种难以忍受的孤寂，就好像独自一人被关进了一间大黑屋子，从此永远都别想见到天光。我用手轻轻抚摸女儿带着尖下颏的小脸儿，想起前妻艾可加的样子。她忽然就醒了。

[梦见我妈了。]

她翻着惺忪的眼睛，腾地坐起来，说。

[在哪儿？]

[在家里。就站在一进门那地方，怎么叫她进来也不进来。就站那儿。看上去像有什么吩咐似的。我就问她，妈，你有事啊？]

[她说什么？]

[不说话，一声不吭，只是一再跟我摇头。]

[有没有我？]

[没你。]

[为什么？]

[不知道。]

女儿把身体坐直了，像在玩味一张老照片似的盯着我的脸看半天，最后诡异地笑了，说：[爸，有几件事我想知道。]

[什么事？说吧。]

离 G 市中心还剩下几公里的地方，她叫出租车司机停车。随后提议，要走回家去。于是，在徒步朝家的方向行走的过程中，她问起许多有关北方蓝城的事。诸如蓝城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当年到底为什么跟她母亲离婚？她妈妈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为什么不带她回蓝城看望年事已高孤身一人的外婆？还有，就是我当年为什么会下海经商？后来为什么就不干了？赔了多少钱？不一而足，越问越多，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我并没有一一回答她，更多的问题都给我回避掉了。这也是她母亲艾可加生前的意思。但我并没跟她明说。

[我们离开蓝城的时候，虽然你还小，但八岁了，应该有很

多记忆了。有些事你肯定记得的。干嘛突然问这些？]

[模模糊糊。我只是想确定一下。]

她紧紧地抱住我的一只胳膊，像要在上面打提溜儿似的说。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以后不要再跟爸爸提蓝城。]

[为什么？]

[难道你看不出来？那是我的一个痛。]

[真的？]

[当然，一个剧痛。]

[因为失败？]

[对，完全彻底的失败。离婚，赔钱，死亡。所以不准提。]

[明白了。那是老爸的滑铁卢，对吗？]



[可以这么说。]

女儿忽然站下来，吊在我胳膊上沉思默想了片刻，点点头。

[为什么不可以东山再起？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哪里跌倒的再从哪里再爬起来，是这么说的吧？]

[话是这么说，可是没有必要。人生不是为了造句子。]

[那干嘛不换一个说法——父母从哪儿跌倒的，儿女就应该从哪儿再爬起来。这个说法你觉得怎么样？]她从我肩膀下面微微仰起那张娇美、细腻、白皙的脸蛋，颇显顽皮地望着我。有那么一瞬间，她眼神里透出与少女时代的可加几乎一模一样的光彩，令人心颤。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心惊地停下脚步，打量着她略显诡异的笑容。

[没什么意思，老爸。就这么一说。]

当时我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丫头内心正筹划着一个重大的计

划。

4

从女儿步入考场第一天开始，一切就都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征兆。她的悲欢失据，喜怒无常，都在说明这个。我只是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佯装未知罢了。6月8日下午，高考进入最后一科时，考场外面下起了小雨。后来从天气预报里得知，这一天南方的许多城市都在下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孩子们兴奋地打考场里冲出来，发出喜悦而又如释重负的尖叫声。有一个男孩甚至因为兴奋过度而脚下踏空，一头栽到马路旁的一个水坑里。我跟许多没带雨具的陪考家长一样，因为怕错过自己的孩子，只好冒雨等在学校门口，任凭淅淅沥沥的雨把自己淋湿。心里既爽快又紧张，觉得今天的雨跟平时不大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又说不大清。总之有着超常而非凡的意义。

女儿几乎是最后一个从考场里出来。

我也几乎是百分之百认定自己已经错过了她。

[怎么回事？这么晚才出来？]

我望了一眼女儿，见她的眼圈是红的，便不敢再问。

我的第一反应是，她临场发挥不好，一定考得不理想。但毕竟考完了，差也差不到哪里去。我提议找地方庆祝一下。

附近的几家饭店就休想寻到空位了。

我们坐着出租车驶出老远去，才找到一家考生和家长不占主体用餐者的小饭馆。落了座，点了菜，我才忍不住又偷窥了一眼面色严峻的女儿。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她不会如此严肃和拘谨，这不太像她。进考场前她还从容淡定、信心满满地宽慰我呢。[放心吧老爸，你女儿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这会儿，她内心似乎正经历着激烈的争斗，有自责，惶恐，和深深的歉意。她脸上带着我从不曾见过的那种与她年龄完全不相称

的宿命神情。

[乖女儿，人家都在欢庆解放，你却在反躬自省。]我要了一瓶啤酒，破天荒地给女儿也倒了一杯。[来，不管考成啥样，咱们都乐。]

跟我碰了杯，她一饮而尽。

放下空杯，我见她脸上的表情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吃紧。

[爸，我真愿意听你说北方话。]说着，她眼圈又红了。

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倒是弄得我不好意思。作为在北方生活过近二十年的南方人，我时不时地就要在自己的口语里夹进几句北方话，就像离家远行很久的人时不时要吃吃家乡菜。这让我自己觉得妥帖，亲切，心绪开阔。直到这会儿，我也没意识到女儿接下来要跟我说的是什麼。[爸，刚才我在楼上，透过玻璃看了你好一会儿呢。]

[什么？你在楼上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老爸在下面淋雨？]

女儿顽皮地笑起来：[我觉得老爸长得帅……]

[得了吧，]我摆了摆手，正要跟女儿说别拿老爸寻开心了，忽然见她又哭起来。[怎么了……这是？]

[爸，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她哽咽着说。

我慌了，急忙隔着桌子拍了拍她的手。

[不是说了，考成啥样无所谓，总之是考完了……不许哭。]

她接过我递去的一张餐巾纸，不等擦干眼泪，忽然又破涕为笑。

[实话跟你说吧，我考得好极了，没法再好了。]

[真的？]

[真的。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包括我自己。]

[那还哭啥呢？]

[高兴呗。]

现在知道，她当时是撒了谎。

她打定主意要在未来的几天里引爆一枚定时炸弹。

第三章 女儿，你究竟要干嘛？

接下来的估分，报志愿等阶段，简直密如走马，快似闪电。各种好坏真假消息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很有些迅雷不及掩耳的意思。孩子们的命运在喜忧参半和暧昧不明的期待中起伏跌宕，并渐渐幻化成型，无法更改。但通常看来，都是考生家长的忧惧期盼远远大于他们的孩子。因为孩子们的期待中有解放的喜悦，所以在他们的放松和游走里就有些不顾天不顾地的意味。至于我和沙非，这种情况就更甚。对她来说，高考结束，就仿佛一了百了。她已欣然度过自己的一生。

而我自己，就仿佛一个从没走过钢丝的人，被一双无形的手一下抛到半空，悬在一根钢丝绳上。我不是站在上边，因为我没那样的技巧。我是将自己的四肢紧紧地纠缠在那根细细的钢丝绳上。我一动不敢动，又不敢四下里张望。我只有闭眼等待，等待那只无形的手再次将我抓起，然后轻轻放回到地面上。那手应该就长在沙非身上。

然而，沙非自己却是怎样的无动于衷啊。

她似乎拒绝向任何人援手，包括她自己。因为她不需要。

从高考结束后第二天开始，她就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当然是看闲书，与课本毫无关系。哲学，心理学，宗教，诗歌，不一而足。她也不跟任何同学往来走动，所以，那些孩子及其家长仿佛无头苍蝇般的四处打探、左右衡量、出尔反尔、患得患失、东奔西突的行为，在她看来都显得十分可笑。她显然早已成竹在胸。

[你应该出去跟同学走动走动，高考结束了，还看什么书呢？应该给自己放个大假。]我来她房间劝她。可是她连头也没抬。

[我的大假不是在一周前都过完了吗？别再跟我提‘高考’这两字儿，这两字儿在我的人生中已经永远 PASS 了，而且是在一周前就结束了。现在我要考虑的是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沙非给自己的估分是六百八十五分。

[上下应该差不过三分。倘非如此，就一定是判卷出了问题。]



[这么大把握？]我将信将疑。

[当然。]

[那，]我挠了挠自己的头皮，一阵不真实的喜悦像过电似的掠过周身。[起码也该研究研究报哪儿吧？]

[这还用研究吗？]

[连研究都不用研究？]

[你说呢？]她打桌前的椅子上转过身来，望着我。

我瞄了眼她一年多以前贴在墙上的那张由红黄蓝三种彩笔写就的三大名校的校名。[是这样，就老爸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你在南方读书，一方面你能离家近一些，另外一方面，女孩子还是生活在南方比较好，多些钟灵之气，再说你又好吃……所以，就只能在香港大学和上海复旦之间考虑，而这两个学校老爸更倾向于……]

不想，沙非忽地转身，一把将墙上那张彩纸哗地撕了下来。

她在手里折了，折成方方的，小小的一块儿。随即忽然又将它给撕了，撕成碎碎的，一条一条儿的。我惊诧地望着她，不知道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算了，]她说，[这个也是过去时了。别再想它了。]

[什么叫别再想它了？不想它，咱们想什么呢？]

[难道你就非得想点什么吗？你不觉得咱们这段时间的脑袋都快想爆了吗？现在得让脑袋休息，让它保持空白，虚无，就像没生下来之前那种状态。好了老爸，你出去吧，我该听音乐了。]

她开始往房间外面推我。

[就像没生下来之前那种状态?]

回味女儿丢下的这句话，那种过电似的不真实的喜悦再度传遍我的全身。我之所以说它不真实，就因为它让我产生某种隐隐的不安。这不安就像一种刺痛或颤栗。带着刺痛和颤栗的喜悦还能算是真正的喜悦吗？真正的喜悦应该是平静的，像夏夜凉爽的微风轻轻拂过一览无余的湖面。可是，现在这种携带着刺痛和颤栗的喜悦让人感觉不踏实，总好像躺在四面露风的野营帐篷里，随时随地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危机出现。这感觉让我想起多年前下海经商时的那些痛苦经验。

总感觉，马上就要出事儿了。

至于出什么事儿，不知道。

要是确切地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也许那就不算个什么事儿了。

它之所以令人悬心，就因为它很模糊。

它就像多年前的一艘冰海沉船，正渐渐浮出水面。它将慢慢恢复原有的生机，抖掉一身锈迹斑斑的铁甲和杂草丛生的污垢，

以怪异却崭新的形象扬帆起航。是的，它旧有的生命已死，但经过多年诡异的海底酝酿和演化，它已然成为某种全新的类似地外生灵的庞然大物。

我眼见它将在貌似平静的海面上掀起滔天巨浪，却无能为力。

什么都做不了。只有等待。

这种虽生犹死的景况持续了整整一周。

随后，是沙非的班主任老师最先打电话给我，说你女儿可能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是颤的（也是颤栗的喜悦？）。我不太敢相信这件事，急忙从师大往家里赶，希望马上回去向女儿求证。可是不管是真是假，这种事到底是传得很快。路上时不时遇上一两个师大的同事，都是既羨且妒地向我表示祝贺。

[不得了啊，你女儿放卫星啦！全省的理科状元哪！]

女儿正在房间里听周杰伦的歌。

是那首她最喜欢的《威廉古堡》。

藤蔓植物爬满了伯爵的坟墓，古堡里一片荒芜……她将音响放得很大，震得整幢楼都在晃。不会骑扫把的胖女巫，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鸣……我知道她不喜欢在听音乐的时候被人打扰，于是，就在门前站了会儿，想等这首歌结束后推门进去，把好消息告诉她。她说下午三点阳光照射教堂的角度，能知道你前世是狼人还是蝙蝠。古堡主人威廉二世满脸的络腮胡，习惯在吸完血后开始打呼。管家是一只会说法语举止优雅的猪，吸血前会念约翰福音作为弥补。拥有一双蓝色眼睛的凯萨琳公主，专吃有 AB 血型的公老鼠。恍恍惚惚，谁的脚步……

这首歌我也喜欢。

记得第一次沙非将歌词读给我听的时候，我们父女俩笑得瘫坐在床上。笑了很久。那小子唱歌的时候从来就不把歌词说清楚，嘴里总像是含了东西，一块口香糖或一颗鹅卵石。沙非说，就这样唱歌才叫酷，如果什么都说清楚了，这歌听起来就没意思了。

她说的有理。

忽然，我感觉女儿房间里似乎起了变化。好像又多了个人，跟谁在争吵。最初是窃窃私语，进而就演变成了叫嚷。那喧响很快就盖过了周杰伦的歌声——其实我们和春天都已经打过二十来个照面了当然是一见如故那还用说嘛海风热呼啦地迎接了我们明眸伴春光浮游白色纱巾也飘起来了阳光随树影一起躁动天空无云湛蓝湛蓝和海的颜色差不多真美丽……等我听清了具体内容，心下禁不住一颤。

随即，我就感觉自己仿佛撞山了。

而且脚下踏空，跌入万丈深渊。

3

[沙岗！沙岗！醒醒啊沙岗，你可别跟我玩这个。]

我缓缓睁开眼，见可加笑嘻嘻地蹲在我跟前，正用力摇晃我的双臂。她的笑容很美，在窗外的阳光照射下有重金属的味道，其中含有[你又跟我玩幻觉游戏是吗]这样的意思。她的披肩发跟生前一样柔顺，是栗子皮的浅棕色，打身后如瀑布般倾泄下来，带着绸缎般跳跃的光泽。我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叫道：[可加！回来啦？]

可她脸上的笑容忽然就隐退了，并就势推开我。

[老爸！老爸！]

女儿急促的叫喊声才真正唤醒了我。

我再次睁开眼睛，见沙非正一脸困扰地望着我。

我旋即明白过来刚才都发生了什么。我一定是晕过去了。

沙非这时已经停掉了音乐，周围一派寂静。甚至听得见落在外面草坪上的鸟儿在啁啾鸣叫。满脸络腮胡子的古堡伯爵和吸血的胖女巫都不见了。但[明眸伴春光浮游白色纱巾也飘起来了阳光随树影一起躁动天空无云湛蓝湛蓝和海的颜色差不多真美丽]

这句，还在耳边激烈地回荡。与此同时，眼前浮现的尽是北方蓝城海滨模模糊糊的景象。

我万分惭愧，尴尬，眼前似乎燃了一只火把在烤我脸。

我想起刚才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急忙扬手整理额前那几绺已然相当稀疏的头发的冲动。下意识里，我想努力掩饰在告别可加整整十一年以后岁月在我身上留下的刻痕。可是，现在都没必要了。

[没事儿吧，老爸？]沙非的脸色这时已经转危为安。[刚才把我当成妈妈了……逗我玩儿呢？怕我离家以后再逗不着了吧？]

她开始嘻嘻笑，抚我进屋，坐在床上。

[怎么就能激动成这样呢？]她把一张纸巾递给我，示意我擦擦脸。[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爸哭呢。]

[啊？我哭了吗？]



我用纸巾在眼睛周围拭了拭，纸巾果然立刻就湿皱了。

我很吃惊，愈发尴尬。同时心往下沉：我以为，这些年自己已经修炼得可以了。看来没想象的那么容易。你仍是个俗物。

[到底怎么了？]女儿问。

[老了，没别的。经不起太大的折腾和刺激了。]

我自嘲地站起来，故作轻松地在房间里踱了两个方步。感觉身体不稳，随时随地都有再次跌倒的可能。于是我脸上又发烧了。我几乎不敢看女儿。真奇怪，十多年以来，我似乎一下子意识到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刚刚想明白这个事实。此前一直都是在自欺欺人。女儿懵懂地望着我，愈发感到奇怪。这便使她凝视和探究的目光愈发像她母亲，尤其像她在说[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她该说：[都快五十了还能不能……]

[我听见噗嗤一声，开门一看是你躺在那儿，可把我吓坏了。说真的老爸，我以为你……死了。嘻嘻嘻！真的就那么像？]

[像什么？]

[像妈妈呀。]

我低下头，尽力让脑海里的影子离开。

可是她挥之不去，我也没有办法。

[你还不知道吧？]

[什么？]

[你考了个全省理科状元。]

[哦。]女儿点头，[就为这个呀？]

[你知道了？]

[不知道，但也差不多吧。]

[什么意思？]

[刚考完那天我就觉得状元应该是我。]

[嗨！]我简直吃惊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所以你才哭得那么唏哩哗啦？]女儿缄默不语。她脑子里似乎在想别的。[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报志愿了，你究竟怎么想的？到底选哪所学校啊？]

[这个不用你管，老爸。我心里有数儿。]她摆了摆手，像在轰赶眼前的一批飞虫。[你不会是因为女儿得了个‘状元’才晕的吧？]

[刚才往家里赶，大概走急了。加上又听见你读那首诗……]

[唔，这还差不多。]

女儿这回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她抓过桌子上的一本书，举在手里，封面冲我。[是因为它吧？]

正是韩若东那本诗集，《背诗走歌的鱼》。

[不是说过，不要乱翻我柜子里面的东西吗？]我厉颜正色道，

[书架上的书随便你动。可是柜子里面的书，都写着批注呢。我最不喜欢让别人看我的手记，这个你知道。]

[这不是你那本，看好了。是我在外边买的。]

[你撒谎！书店现在不可能卖这种东西。]

[当然不是在书店里买的，是在十字街的一个旧书摊上。]

[旧书摊？]

[对。两块钱一本。什么书都有，全都是两块钱一本。想不到会看见这本《背诗走歌的鱼》。而且，一共有好几本呢，都比这本新。可是这本上面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所以我就选了这本。]

我一把抓过来，擎在手里，仔细端详。果然比我收藏的那本要旧些，原本就很粗糙的劣质书页周围都卷了边儿。淡蓝的封面衬底上悬着一只古老的黑色陶罐，几条面目不清的红鱼正打黑陶罐的表层纷纷跃将下来，像惊鸟入林，老鼠过街。

我轻轻翻开扉页，见上面赫然写着两行字：

烘烤的鱼梦见海

1992 秋天若东录北岛诗于 G 城

我的心禁不住一阵悸动，像有一只手在上面用力揪扯。

[卖书的是什么人？]

[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多少。长头发，脏兮兮的，一边弹吉它一边站在街角卖书……知道他长得像谁吗？就像刚出道的列农，嘻嘻！有趣吧……有不少过路的行人把他当乞丐了，往他琴盒里扔钱。]

[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上午。]

[在十字街？]

[对。]

[现在还会在吗？]

[那可不好说。怎么了？]

[走，带我去看看。]

4

我攥着那本诗集跟沙非来到十字街头，卖书的人已经踪影皆无。我们父女俩沿着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有。重新回到卖书人曾经站过的街角打听一旁的店铺，人家都说没见过一个弹吉它卖书的年轻人。沙非跟人家急了。[我还有手机给他拍了照。]

说着，她就开始在手机上寻找拍过的照片。

可到最后，她自己也傻眼了，仿佛见了鬼一般抓耳挠腮，仰天长叹：她以为拍下来的照片手机里根本就不存在，连个影子都没有。

我把她拉开，又去问过往的行人。

被问的人无不摇头，并带着莫名其妙的目光回望我。

我绝望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四下里逡巡着，迟迟不肯离去。

女儿满眼泪花地笑了。

[这让我想到一句成语。]

[什么？]

[刻舟求剑。]

[一点也不好笑。]

沙非就不笑了。

[咱们回去吧。]她说。

无功而返回到家里，我感到特别累。是费尽周折找东西，最终又一无所获之后的那种累。我又追问一遍那个卖书的年轻人长什么样，除了[脏兮兮的长头发]，弹吉它，长得像刚出道的列农，沙非似乎也说不出其它特征来了。[头发把脸都快遮死了，看不清眉眼。就见下巴上的一张嘴在动，唱英文歌，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我只记住了这句。边唱还边嘟囔，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no more a question. But how to be and where to be……这是哈姆雷特那句词儿吧？他给改了，改得还真有点儿意思。也就因为听见他这么嘟囔，我才站下来看那些书，老大一堆呢……我想，他卖书还只是一个幌子，两块钱一本书，能卖多少钱哪？还是卖唱。不过说句公道话，他唱得还真不错……你怎么了老爸？]

我打了个哆嗦，随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动不能动。



[活，还是不活，这不再是个问题。而是怎样活，在哪儿活的问题……]这话在三十年前我听过。而且记忆犹新，如雷贯耳。

我惊诧之余，整个人仿佛又长了翅膀，重新飞回到十字街头，在万头攒动的人流里寻找那个[脏兮兮的长头发]。我感觉在我四下里逡巡的时候，他那双晶亮黝黑的眼睛始终就在身后盯视着我。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莫非是传说中诗人的生灵出现了？韩若东还活着？可是他弹吉它。韩若东生前是个行吟诗人，他只写诗，从不唱歌。也从没看见他弹过吉它。倒是那些校园歌手喜欢把他写的那些校园民谣谱成歌曲四处传唱。后来的章鸣就是这么出名的。那么是章鸣？记得报纸上曾把章鸣说成是[吟唱诗人]。可是自从韩若东死后，他也早就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我至少有十年不见他了，不知是死是活。而且年龄也不对。章鸣是我同乡，如果他此刻也在 G 城，应该也有四十几岁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诗人回来了？

借女儿沙非的眼睛向我传递复活的信息？

这样一问，我的汗便下来了。

5

[今天你好奇怪，老爸。面色难看，显老。]

[爸爸累了。]

[不会是病了吧？要不要去医院？]

[好了，让我静一会儿。]

然而，这回是沙非开始不依不饶地追问了。

[这就是你说的韩若东最后那本诗集吧？]

[对。]

[为什么一共才印 500 本？]

[自费。]

[哦。]沙非急忙从我手里抽去了那本诗集，似乎生怕我据为己有。[那我得好好藏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卖个大价钱。就像凡高的那些画。嘻嘻！]她将书又翻到目录，用手指着，[你说过这本集子里的诗都是他九十年代初完成的，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首《春游》呢？就是我前面读的这首，你在外面都听见了吧？显然这是他一九八四年写的东西，下面还有落款呢……你看。怎么也收进来了？]

[唔，自然有他的道理。]我点头，不想多说。

女儿坐过来，像只猫一样偎在我肩上。

[老爸，讲讲这个韩叔叔吧。还有妈妈和乔其阿姨，你们在一起的那些事。你不是说，高考一结束，你就给我讲你们四个人的故事吗？现在正是时候，来，讲吧。我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

[现在不行。]

[为什么？]

我不言语，望着她手里那本诗集。

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儿不想讲这件事。我骤然间感觉自己身心疲惫，想回到自己房间一头扎在床上狠狠地睡上一觉。

[诗人也来过 G 城是吗？]

[是，而且还在这里住过几年。]

[是流浪来的？]

[算是吧。]

[仔细说说嘛，老爸。]女儿推了我一把，[别这么欲言又止的，吊人胃口啊？他到底怎么死的？]

[一言难尽。]

[我见过他吗？]

[当然，他还抱过你呢。]

不过我马上就想起来，他抱沙非的时候，神经已经出了大问题了。他当时正住在蓝城西山精神病医院，有一次我、可加、还有乔其抱着沙非去医院看他。那时候沙非才只有三个月大，浑身软软的，柔若无骨，皮肤细腻而又红润。韩若东小心翼翼地将她抱在怀里，傻呵呵地端详了半天。当时他就像看见地外生物那么好奇，激动。

[哪儿哪儿都好。]

这是韩若东当时对一个初生婴儿的评价，想想令人心痛。

[四个朋友，死了两个。比例挺大的。]

女儿忽然又若有所思地说。

[恕我直言，老爸，你刚从北方回来的时候，就没想着要找  
个心理医生看看？你当时肯定有大问题，却又不自知。]

[那时候哪有这种名堂。]

[也是。不过……不要紧，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一课补上。这毕竟是我将来要从事的专业啊，对不对老爸？]

沙非刚上初中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读心理学专业。

我不反对，觉得这个专业挺好，人类的外部空间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可是内部空间却越来越窄。

这是个问题。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项事业。

[干嘛突然对我和我的朋友这么感兴趣？]我问。

[跟蓝城有关的一切，我都感兴趣。]

[那干嘛对蓝城这么感兴趣？]

[你说呢？]

[我问你，又叫我说？]

沙非坐在床边，晃着两条腿。

[不告诉你。]